

科技从不会停下来等待任何人

怕自动驾驶不来,又怕自动驾驶乱来

自动驾驶出租车“萝卜快跑”在湖北武汉落地,迅速引发热议。每10公里4元至16元不等的价格,吸引不少市民排队尝鲜,也让更多人意识到,自动驾驶,比想象中来得还要早一些。

这次落地的突破性试验,既是对技术足迹的一次试探,也是技术对现有劳动力结构和产业格局的一次冲击。除利益相关者之外,大众的态度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:怕自动驾驶不来,又怕自动驾驶乱来。

织袜机、织袜工,怎么选?

今天的“萝卜”冲击波,与200多年前的“卢德运动”异曲同工。

19世纪的一天,第一批干活又快又好的织袜机进入英国工厂,一个招呼不打,就使一批织袜工面临“被优化”的境地。贫困线上挣扎的织袜工因为生计迁怒于机器,进入工厂砸毁织袜机。

织袜机、织袜工,怎么选?历史给出了答案。选择了织袜机的英国,率先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

命,提前完成了远超其他国家的原始积累。今天看,织袜机这一200多年前诞生的新技术,不但没有扩大失业率,反而给了各种机器的发明家大胆创造的机会,还让我们都穿上了更美丽、更温暖的袜子。

这一两百年里,这样的选择不计其数,历史都一一做出了选择。我们既没有因为厨师的饭碗丢掉泡面;没有因为泡面厂商的饭碗叫停外卖;也没有因为马车夫的饭碗叫停汽车;因为尼康、佳能的饭碗禁止把摄像头装进智能手机,于是才有了越来越多姿多彩的现代生活。

眼下,人工智能的每一步,都踩在大众的心尖上。看到“萝卜快跑”的初体验乘客分享的“7公里5元”的订单截图,大家不禁感慨:“还摇啥号啊”“共享单车也不过如此了”……而对于运营公司而言,自动驾驶的红利就更不必说:不仅可以连轴转,还不要五险一金、随时随地加班,堪称“性价比之王”。

正如砸机器是织袜工看到织袜机后的应激反应,视自动驾驶为洪水猛兽的人们其实大可不必。

“萝卜”们引领人类自我修行

今天,快跑的“萝卜”也有自己的征途。

自动驾驶从试运行到商业闭环的复杂性,考验技术的可用、可靠、可控。

体验无人出租车的武汉市民叫“萝卜快跑”为“苕萝卜”。湖北话“苕”,意为“笨”。“当它被加塞时,即便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中央,也会刹车急停,苕得很。”一位武汉市民体验后说。

这意味着现阶段人类司机的灵活机动仍有优势,萝卜需要精进的技能点还有许多。一个自动驾驶闭环的实现,要解决好三个明确的问题:我在哪?要去哪?如何去?

作为一类特殊的“机器人”、可移动的“汽车机器人”,自动驾驶需要精准的感知、分析、执行。像人类眼睛一样的传感器,负责采集汽车行驶过程中外部环境的信息。当信息传递给计算单元,像人类大脑一样的车载芯片利用决策算法,给出恰当的控制策略。然后基于分析层的控制策

略,由车载芯片控制汽车的油门、刹车、方向盘,完成加减速、转向等动作,完成运动。

这一过程简洁明了。但若要实现“实时”和“精准”,呼唤的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、“硬件得硬软件也得行”的技术生态。

当前,自动驾驶的进化和人工智能的能力捆绑在一起。识别、分析、决策、控制,每一环节都离不开人工智能算法的精密。

高阶智驾,需要高阶的算法,依赖于高质量的数据。问题在于,交通事故往往出现在概率极低的黑天鹅事件中,但正是这些极端场景的数据最重要,却最难以获得。

倘若单车智能的成熟还需要很长时间,车路协同路线下的自动驾驶有机会从智能化迈入共享化,又将颠覆出行市场、重塑汽车消费的格局。

离开“洞穴”,前往应许之地

自动驾驶,不是人工智能面对“织袜机、织袜工”课题的第一个应用,更不是最后一个。无人超市、无人仓储已开始实现,无

人配送、无人矿山、无人机场、无人农场也会在未来一一实现。变化只会越来越大,越来越快。势不可挡的效率革命,让风口都变得转瞬即逝。

与新能源车的续航里程类似,人类也将进入“长里程时代”。这个“长”不只是生命长度,更代表着眼长远。

在不安全感袭来以前,不妨问一问自己的下一代:他们真的愿意继续开网约车吗?就像机器到来的时代还要用双手去织袜子,汽车到来的时代抓着马车不放,轮船到来的时代还要扎进海里游泳那样重复上一代的生活?下一代人是否将有他们新的梦想?

科技从不会停下来等待任何人。就算没有自动驾驶,网约车的赛道也太过拥挤了。网约车司机肉眼可见地越来越饱和。接单率更低,客单价下降。

如果在这样的趋势下,依然抱持“拒绝改变”的执念,切断技术“做大蛋糕”的可能,就好比迟迟不肯走出洞穴的原始人,虽避开了洞外的风霜,也错过了丰美的水草和更为广袤的世界。

据《半月谈》

消失的新娘

起底“闪婚闪离”背后灰色产业链

男方红娘负责从四五线小城镇输送大龄未婚男青年,客服通过交友软件物色潜在女性客户,女方红娘则去游说离异、负债女性。分工协作、快速配对、资源共享、高额分成,一条跨省闪婚的产业链就这样完成闭环。

“60万元的彩礼,红娘抽成了20万元。”“每个月一个人的业绩不会低于100万元。”“结婚三个月挣了30多万元,离了回来接着相亲。”在贵阳的婚介圈里,流传着这样的“暴利”故事。

故事的另一面则是不断变更名字、地址和法人的婚介公司,频发的涉高额婚介费的报案,以及人财两空的闪婚家庭。

“闪婚闪离”背后的“灰色”产业链究竟是怎样的?日前,记者前往跨省婚介集中地贵阳进行了调查。

闪婚

两个月后,40岁的廖先生第二次来到贵阳,发现收了自己16万多元服务费的婚介公司已经“不见了”。玻璃门上贴着当地派出所的封条。

这家婚介公司曾占据贵阳地标花果园双子塔第17层一整层的面积。该公司号称自己是贵阳市乃至全国最大的相亲平台。

今年5月9日,廖先生自老家湖北鄂州赶到这里,两天后领证闪婚。女方是贵州毕节人,彩礼11.8万元。婚后的60多天里,女方大部分时间找各种理由待在贵州老家,在湖北待的不到半个月的日子,因为买车买房的要求得不到满足,女方与廖先生不断争吵,并多次报警,当地派



出所介入调查后,发现女方隐瞒了自己“有五个孩子”的事实。女方离开后,廖先生到婚介公司所在的花果园派出所报警,同时发现该婚介公司已经被警方查封。

花果园所属的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,在今年9月发文称,婚恋合同纠纷是近年来花果园的新型案件。2023年3月至今,花果园派出所收到了180余件涉高额婚介费的报案,贵阳市12345政务服务平台收到了若干花果园相关婚介投诉,花果园人民法院陆续收到50余件涉高额婚介费纠纷的立案申请。

消失

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附近有50万常住人口,200多栋35层以上的高楼,其中有各种类型的小公司。以花果园双子塔为圆心,在手机地图上搜索“婚姻介绍”,方圆五公里的范围就有60多家婚介公司。

为了要回7.2万元的中介费和12.8万元的彩礼,35岁的吴都都在这里待了整整半年。闪婚花

光了积蓄,他找了一个小吃店做兼职,一小时12元。

婚介公司换了位置,法定代表人也换了,女方的出租屋退租,家里人也搬走了。“一个人都找不到。”

吴都发现老家红娘有自己的下线,介绍一个人会给500元到2000元的提成。获取男方的线索后,红娘会做家访,了解男方的要求以及能拿出多少彩礼。

“女方二婚的,要20万元到30万元,女方未婚的要30万元到40万元。”红娘收了报名费才会介绍男方,5000元到20000元不等。“他们会根据你的经济状况开口。收这个钱不多,只是为了锁住你、套住你。”

吴都今年2月19日晚上来到贵阳,第二天去婚恋公司。一个贵阳当地的离异女性说“相”上了他,服务费和彩礼从26万元谈到20万元,2月22日女方回复“同意”并签了合同,2月23日就去南明区民政局领了证。

见面是在一个大的婚介公司,办公室有三层,很气派,最后签合同的是小公司,他连公司的位置都不知道。

吴都说,自己当时连婚介所的合同都没认真看过。“双方红娘都跟我说,合同只是一个形式。”

除去其回贵阳“处理事情”的时间,女方在江西只待了不到十天就不辞而别,微信电话都拉黑了。

猎物

吴都最初相亲的婚介公司,也是贵阳当地姑娘笑颜(网名)服务过的四家婚介公司之一。

半年多的时间里,27岁的她曾先后在“四家”婚介公司上过班,包括上述“贵阳最大的婚介公司”,这四家公司的背后其实是“同一个老板”。

笑颜透露,客服的流动性比较大,后期很多公司会把客服拉过去相亲,凑人数,无法接受的人就会辞职。

笑颜每个月的工资只有3000多元,在她看来,如果欠了十几万元的外债,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一次性拿到十几万元,“就会抓住这种心理去说服她们”。

她介绍,公司或者红娘会找一些条件比较困难的、离过婚带小孩的女性发展成为闪婚女方,“欠债这种成交率会高一些”。

笑颜表示,婚介公司通过红娘提前问女方想要的彩礼,如果谈不下来,就按照男方出的最高价告诉女方。男方到了贵阳以后,红娘会把男方资料发给女方,如果女方有相中的,公司会帮女生买车票或机票,“过来以后,包吃包住”。

笑颜介绍,所有的婚恋公司基本上都相互合作,男嘉宾也都

是共享的,只需要找女嘉宾。“哪家找到女嘉宾,这单就是哪家的。”

生意

笑颜是在得知上述婚介公司被查封后,离开这个行业的。

“之前我招的一个客服,在了解到闪婚的模式后,就跟经理提出不做客服,要参加闪婚相亲。”

她记得一个女生去年12月领证,称男方家暴提离婚,16.8万元的彩礼不返还,男方婚后给她买的车和共同财产都带了回来。“三个月挣了30多万元,回来接着相亲。这个事情传得很广。”

在笑颜看来,公司所有签的协议都是在规避最后的纠纷。“他们不会让你抓到把柄把钱要回去,会想尽办法让男方出错,就可以不返还或少返还彩礼。”

“中介公司的利润太高了。一小间办公室,里面是20多个客服,一个月给公司带来的利润是100万元。”笑颜说,公司招的客服最多的时候有50多名,每天日结。

在贵阳半年之后,吴都去了深圳,因为要随时到贵阳来“要钱”,他不能找固定的工作,只能租住一晚20元的床位,靠打零工生活。

11月20日,他打赢了和女方的离婚官司,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要求女方退还实际收到的87900元彩礼中的79110元。他不知道女方是否会上诉,是否会成为老赖。红娘拿走的2万元,虽然有欠条,但他在贵阳要了半年也没要回。

据《成都商报》